

我走进北碚复旦的校门

陈永青

今秋的10月，美丽的山城重庆，连续20多天笼罩在蒙蒙细雨之中。我有幸在北碚西南大学参加第五届全国微生物遗传学学术研讨会暨博士生论坛期间，专程去参观抗战期间（1938-1946）北碚夏坝复旦大学旧址。



1938年复旦大学迁至北碚东阳夏坝建校，修建的学校大门及办公大楼“登辉堂”。

我曾在写学院院史和给校友们、大学生们不止一次提到复旦大学走过的近108年，其中八年是在重庆的西南北碚嘉陵江边的夏坝度过的。可笔下写的，嘴上说的，却没亲眼见过。这次，我一到西南大学，在学术会议前就迫不及待要求去看看这个值得纪念的地方。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谢建平教授，他十分理解我的心情，让我如愿以偿。他告诉我，因为在复旦完成了他的硕士、博士学历，回到重庆也作为重庆复旦校友会的负责人之一，多次接待过学校党政领导和各届学长，陪同参观抗战期间的复旦大学旧址。共同追忆着这段难忘的历史，共享复旦人的光荣历史业绩和厚重的复旦精神。



抗战期间，内迁西南的高校有一百多所，时至今日，保存最完整的唯一的高校遗址，就是重庆北碚夏坝的复旦。

陈望道先生取谐音，把“下”改为“夏”，称夏坝寓意华夏，寄托了复旦师生对国家的热爱和民族未来的美好憧憬。

七十五年前，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江湾校舍多处被炸，原有

图书资料及教学设备毁于一旦，复旦师生辗转 5000 余里，来到北碚艰难复校。

“茅屋里求学”，这是教授总结的北碚读书口号，我在学生宿舍走道边拍下的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学生宿舍的真实写照。不管条件如何艰苦，都难不倒学生们对自由和真理的挚爱和追求。学校依然治学严谨，不拘一格降人才。我曾经



在院《校友之窗》的栏目中报道过，1941年生物系主任薛芬教授，他不畏艰难，全身心地投入生物系的建设。利用当时重庆中国科学社中人才荟萃的条件，他苦心经营，别具一格聘请了不少当地有权威的生物学家到复旦任教。如实验胚胎学家童第周，水生动物学家伍献文和比较解剖学家张孟闻等。他们除了上好基础课外还开设了一系列生物学新课程，并开展前沿的科学研究，从而使复旦大学生物系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居于国内各大学生物之首。



1943年，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科学史研究学者李约瑟先生在参观复旦后给予很高的评价：“复旦大学在学生人数方面相对较少，但具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许多复旦北碚时期老校友们，不会忘记1940年5月27日那一天，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的孙寒冰教授在《文摘》社内正在与学生讨论稿件，而后一刻，只听到空袭警报长鸣，成群结队的日机由远而近，丢下一串串惨无人道的炸弹，孙寒冰教授与在场的七位学生在这场大轰炸中不幸遇难，顿时嘉陵江边废墟一片，残阳如血。37岁的教务长孙寒冰教授，1919年进入复旦读商科，1923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修政治学，学成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务长。这样一个栋梁之才就惨死在日军敌机之下，复旦的师生一直都悼念和缅怀这位学长和所有在北碚牺牲的复旦爱国师生，校友们永远不会忘记这八年的复旦历史。



到空袭警报长鸣，成群结队的日机由远而近，丢下一串串惨无人道的炸弹，孙寒冰教授与在场的七位学生在这场大轰炸中不幸遇难，顿时嘉陵江边废墟一片，残阳如血。37岁的教务长孙寒冰教授，1919年进入复旦读商科，1923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修政治学，学成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务长。这样一个栋梁之才就惨死在日军敌机之下，复旦的师生一直都悼念和缅怀这位学长和所有在北碚牺牲的复旦爱国师生，校友们永远不会忘记这八年的复旦历史。

复旦爱国师生，校友们永远不会忘记这八年的复旦历史。



离开北碚复旦校址，蒙蒙细雨打湿了伞，却浸润着我的心灵。嘉陵江边的汽笛声，让我从凝重的心情中脱洒出来。“北碚”，这个让无数复旦人魂牵梦萦的地方，永远值得纪念。